

© The Tiffen Company, 2000

KODAK Gray Scale

C

Y

M

Kodak
LICENSED PRODUCT



柳橋新誌

初編

76
1395
1-2A



門 395
號 卷 2

行刻月四第年四世百五千二元紀

成島柳北戲著

柳橋新誌

東京

奎章閣發兌

藤野軒



嚮者何有仙史見示此卷。愛而漉之。茫
乎不知解也。自以為余遊履未遍之由。
恬不為恠。既而墨地之花。二州之月。綾
瀨之風。真乳之雪。船必聘妓。櫻搦喚酒
者。殆將七八年焉。於是乎以為粗得箇
中趣矣。而再閱之。茫乎如初。恍然自失。
於戲仙史其仙乎。何其才之浩博。無遺。

柳橋新誌 序

其文之奇幻無窮。致人于五里霧中。而
不見津涯也。抑凡骨如余。果不可窺真
僊境耶。浩歎久之。仍恐後人之復迷津
筏也。贈以一言曰。不具僞骨。勿縈此卷。
己巳年己巳月己巳日己巳時伴鷗
醉漁書

柳橋新誌序

往日有靜軒居士者。著江戶繁昌記。備摸八百八街
之景狀。勝場劇區。無所不載。無所不說。其文極詠諷
而其事則明詳。使讀者卧知其地之所有。雖有諳熟
闔都風俗之人。亦不能附益一事也。然其距今過二
十年。物換俗移。地之熱鬧冷索。相變者不為少矣。往
時新地深川之妓院。綺羅為業者。今乃索然無踪。神
明芳坊之變童肆。與娼樓相抗者。亦寥乎歛影。其他
各處之繁華。日衰月瘠。能及古者鮮矣。若芳原品川
亦比當日所說。則減五六分。嗚呼。使居士觀方今之

狀乃將愕然而驚慨然而嘆不知其人尚存否然此大都之繁華奚其可掃地而盡矣微于古而盛于今者亦有焉柳橋是也柳橋何因而然因深川之廢也凡物太盛而頓衰者靡不復興矣譬諸將家猶新田氏歟乃今之柳橋亦深川之死灰再燃者而其盛殆踵其舊云噫今而不記其盛乃亦過五年十年安知凋零不如今日余也狂愚一書生凹硯秃筆僅糊其口者無居士之才無居士之學加之赤貧如洗未嘗一日遊其境而驗其實焉足記之然喜聞蕩子之說話觀市街之圖冊得窺其槩畧遂偷一夕之閑而記

文之鄙俚事之猥褻使正人君子讀之乃將唾而棄焉然正人君子所能記者固不俟余記之正人君子所不能記者而余輩所當記也蓋記余所知者耳所不知者亦將有狂愚若余者而附益焉
安政屠維協洽之歲早梅將綻之月何有仙史書於鎖春樓之南軒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柳橋新誌初編

藤野潔氏遺愛之記

橋以柳為名而不植一株之柳舊地誌云以其在柳原之末命焉而橋之東南有一橋傍有老柳一樹人呼為故柳橋或云其橋有柳則往昔之柳橋而今之柳橋則後架而奪其名者其說與地誌齟齬焉按故柳橋之正稱曰難波橋而知者少矣彼此錯考則地誌之說似當夫柳橋之地乃神田川之咽喉也而與兩國橋相距僅數十弓故江都舟楫之利以斯地為第一而遊舫飛舸為最多矣其南赴日本橋公町渠芝

浦品川者北向淺草千住墨陀橋場者東則本所深
川柳島龜井戶之來往西則下谷本郷牛籠番街之
出入皆無不過此者而遊五街娼肆觀三場演劇及
探花泛月納涼賞雪之客亦皆取水路于此故船滴
之戶舟子之口星羅雲屯非他境所及而釣解網舸
之徒亦居其間橋之東西連兩國橋之南北各戶之
舟舫舳舻相銜楫擢相擊其數不知幾千艘而盛夏
之候遊客麋至搖搖泛去日夕不見一葉橫岸可謂
盛矣至若酒樓之莊麗甍瓦相映茶肆之瀟灑幟簾
互颺炙鱸店芬香襲鼻屠豚舖鮮血汚履餅店之餅

可以壅遏黃河之水果舖之果可以彈盡齊圍之禽
鮮舖麵舖曰何曰何所欲無不得飽者而朝所具者
暮則乾乾賣盡焉飲食之客來于此者其夥可知也
而斯地之繁華超于往日者則非此而在彼彼者何
曰歌妓也江都歌妓之多而佳者以斯地為冠芳原
品川固皆貯歌妓然以娼為主妓則為之役耳劇街
亦為觀客設而非專重之竟所以不能及此也其他
若新橋芳坊麴坊仲街松井街者僅比斯地十之二
三而已蓋柳橋之妓其粧飾淡而有趣其意氣爽而
不媚世俗所謂飲神田上水江戶兒之氣象者而存

深川餘風也。起乘于他方，亦以是非耶。聞十年前其
 負不甚多，近歲月增，日滋或三十或五十。今茲春夏
 之際，則至一百三四十名。土人云：未曾有之盛也。而
 酒樓朝招船，鋪夕邀至，熱鬧之日，無一人空手在家
 者。蓋妓之售技，一歲內以二三五六七之月為最正
 四八次之，而聲譽頗噪者，雖三冬寥索之時，亦不曠
 一日。云夫都下當今之習士也，商也，皆自訴曰：貧矣
 困矣，不知有何人能遊斯地，而使為如此之盛耶。告
 子有言曰：食色性也，斯地富斯二者，宜哉。客之源源
 而來，昏昏而耽焉。夫子嘗稱於水曰：水哉水哉。易云

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斯地亦富斯二者，宜哉。客之來
 耽者，亦稱嘆於此，而不通之人，亦能得為通矣。豈不
 盛乎。

船商之家俗稱曰：船宿。船宿之住斯地者，分于四區。
 一則在橋之東岸，及南路者曰：丹波。曰上總。曰日野。
 曰伊豆。曰升田。曰中村。曰尾本。曰吉川。曰藤本。曰飯
 村。曰若竹。曰新上總。曰山田。曰竹屋。謂之柳橋表街。
 一則在橋之西岸者曰：信濃。曰寄玉。曰三浦。曰相摸。
 曰福吉。曰新若竹。謂之柳橋裏岸。一則在橋之東南
 米澤街者曰：福吉。三浦。播磨。相摸。長島。謂之米澤表

街一則在其南故柳橋之側者曰伊勢鈴木海老芳
 野拮梗二見尾張柏屋謂之米澤裏岸又稱故柳橋
 岸此四區土俗號曰四岸合三十三戶傳稱米澤街
 之地往昔有津今之船宿皆當時護津者繼業有年
 而松吉大黒二家近歲產傾而去始欠舊負而柳橋
 裏岸之福吉則代松吉開業者云四岸之相結也如
 親戚然患難相援吉凶相問若二岸有爭二岸解之
 一岸有曲三岸讓之故舟子為姦一岸逐之者三岸
 亦拒之而若橋北之藤岡八幡桐屋者不與其盟也
 船宿之為家有貧富冷熱之異而大抵伯仲家必有

樓樓有内外小者外樓耳家人皆棲止於下迎客于
 樓其畜舟子上食四五人下食一二人皆繫屋船猪
 牙二三艘而有士家造舟託諸船宿者謂之邸船其
 艦挿條鐵以為識各建其家章幟得着紙障如官船
 便而有威故船宿自造而假士名者亦有焉遊舫之
 最大者俗謂之屋形稍小者謂之汁翻各扁其名曰
 某丸是則非其定業家不能造也若小松屋之小出
 丸明石屋之岩戸丸者大都內僅有七艘耳夫遊者
 尚洒落與便利者觀月納涼載妓齎酒一屋船而足
 矣何須屋形之徒莊大而太迂緩乎彼則充濃粉脰

腰之妃嬪逍遙于水上之用供佞佛媚僧之翁媪修
施餓鬼講之役耳但輕舸則夜闌意急疾赴三谷溝
之客可以換街輿之脚者任舟則暮春潮退撈蛤于
品江之日亦可以扶屋船之役者共不可廢也船宿
各家執其家政應接賓客者其妻也世俗所謂女天
下者余亦目為女將軍女將軍每家伶俐口給無有
一樸愚者蓋擇之耶將習而熟耶主翁乃日外出叫
盧喝梟或聽俚講落語若有爭鬪走而解說之否則
坐睡于茶爐錢匣之間耳客之來船宿者其趣不一
有事而倩舟者有焉乘而遊娼郭劇場者有焉假而

碁者博者睡者話者有焉招妓呼酒者有焉而船宿
所貴者則妓客而已夫屋船之價雖係水路遠邇而
不出三四銖上猪牙閃牙而飛荷足窮足而行僅是
四五百錢而止雖日出數艘亦不足以為有贏况碁
博睡話之防火丁伍長爺僅投其席價茶錢去者乎
故所以妓客為貴也貴中之貴稱曰米積以能使其
家飽饜耶余恐身為船宿米積之人自己家中之米
積不久乾乾空了名則船宿而其實以妓為業有許
客與妓偕宿者呼之謂妓宿亦可聞深川之盛也船
宿誘客與芳原稱引手茶屋者同致而此則傳其風

而計出其右者也客至女將軍趨而邀之口巧眼捷
直看取了其貧富與慧愚富與愚是彼之所欲也何
也慧則難欺貧則少利至愚而鉅富是真奇貨可居
者即時遣人酒肆送來酒般般頓列酒頓沸女將侍
杯杓話一話笑一笑曰頃日新妓揭名幾個某艷色
某絕技請試一招嬌舌銜花滑唇說春客心醉不能
不頷焉若舊識客有狎妓者來則招之不待其頷也
妓至開障必唱請恕二字就席必唱今夕奉謝四字
先拜客次拜女將既而妍臉獻媚嬌絃表情女將在
傍使舵于其間抑揚鼓舞其妙不可口可謂不愧其

業矣客魂飛神揚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遂探懷
拋金于妓及女將若干而後絃益添嬌柁益加妙若
豪客則併妓之從者家之姬婢皆受其纏頭客與妓
相識不特絃歌酒肉上者則女將為之媒也如此者
則五節二季為妓有贈而船宿亦必受賜有力者則
若天王祭蛭子祭之時亦衣于妓席于船宿是所謂
米攢官家者蓋一船宿而才有一人耳其他勸客舟
行伴妓烟火也上卯也皆於平常船價之外罔利亦
多矣凡妓之被酒樓船宿招者得其身價于客一方
金而二百錢為謝二方而四百三方而六百船宿取

肴于酒肆者亦二銖而攫三百錢許其既獲諸客復獲諸妓復獲諸酒肴其利幾許耶所以獲之者則一女將三寸滑舌鋒耳余聞諸浮屠氏曰叫喚地獄有熟鐵鉗能拔取詐人之舌未可知果能拔得他滑舌麼又聞往昔巴姬能揮薙刀所敵將于萬人中未知姬之刀及能敵他舌鋒麼中庸云白及可蹈也嗚呼姬之刀及雖鉗余能蹈之若他舌鋒則一蹈即脚滑臂痺骨亦脫氣亦呆軟軟痿痿與海鼠一般可畏矣哉酒店隔三里腐店距二里此是荒村僻邑之人家當今大都內陋巷小衢猶十步一店百步一樓松江之

鱸杭州之酒可坐而食飲况繁華如斯地者乎酒樓之夥亦冠于都下曰川長曰萬八在橋之北曰梅川曰龜清曰河內曰柳屋在橋之南平三也深川也草加也皆張帘于米澤街之側而柏屋中村青柳三樓亦咫尺隔水耳其他若丸竹若松和泉佐小松亭小店子肆指不暇僕也就中酒肴最佳者川長也柏屋次之萬八河內中村等家則俗稱貸席者而為石軍道子之書畫會陶朱猗頰之釀金會及歌舞插花之師開業試技者假以排筵募衆也聞更代藩士始來于都者必先飲於梅川若青柳云以其名播世已久

歟然梅青二戶近時漸冷而酒香有味殆不能及龜
 清之徒矣鮓鋪則有安宅與兵中川鱸肆則有玉甚
 山口舟治客若一拍手則珍羞芳饌疊乎而陳凡酒
 樓各家晨起使店丁赴日本橋而買魚歸而邀客客
 不知而夙至乃辭曰河岸未歸矣故客之來始于已
 牌有士有商有豪農有良工醫生數頭西瓜堆席宮
 娃一團石白登梯長劍橫側鳶肩鴨舌而飲者西海
 新來之藩士也占閑室狐貍鼠顧而食者東山持戒
 之僧侶也各樓饗客其法一也先供茶菓而酒羹疊
 膾也炙魚也以次陳之陶椀羹為殿飯則任客之食

不食焉雖有旨美粗惡之異一口之價最下而一銖
 上而四銖耳夏月客至酒前不浴不快故設浴室皆
 雅潔不若泔堂囂而穢也為客製浴衣各染其家章
 若名浴衣而飲爽涼可膚而可以曝衣襦之汗蓋浴
 室最佳者柏屋也且四時沸湯風雪之日可以融凍
 酖醕之夕可以解醒非若他樓唯為炎燿設焉其既
 浴矣又既飲矣不可以莫妓招妓于酒樓與船宿同
 致但至留客宿妓之計則無有焉余聞諸一友人梅
 龜二樓畧有船宿之風蓋主人為不知而使婢為其
 媒其或然要不如船宿便而密也酒樓之法客携妓

而來則為妓設其饌所就我家而招者則不設焉而
妓在酒樓不敢醉飽用意謹飭接其主婆及群婢勞
於接客否則曰彼兒驕矣彼婆姿矣目以饕婦嘲以
擬客至議口評鼻為牛為馬而不敢復招雖有知己
客來命之或答以不在焉故妓往往請客拋婢以一
片金如然則敬其客而親其妓昨譏為牛馬者今乃
如姊妹主婆面前稱其慧他客席上亦說其美嗚呼
人情翻覆唯金而已金也能變痴為慧化醜為美故
聖人說易曰乾為金又曰乾道變化妙哉其取象也
金之利用大矣哉夫士而有祿商而有業豈莫可食

之粟可飲之酒乎而故就市樓費金于酒食又費于
妓又費于婢其費可知也其食所嗜可矣其溺所愛
猶可而耽酒之情遂至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者也
可笑而已雖然這般可笑之事亦非余輩赤貧書生
所得為也孟軻氏之言曰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吾
得志弗為也軻也道不行矣言不聽矣縱令欲得此
樂而不能也故有斯言耳若使軻也實得其地則安
知其喜而不寐耶若夫余亦得為這可笑之事則將
風顛雀躍至死不悔奚暇患他人可笑乎而今援毫
費紙記人之可笑亦是出於囊橐懸罄憐已羨人之

情耳是亦可笑是亦可笑
均是娼妓也賣色而不賣藝者俗呼謂女郎賣藝而不賣色者呼謂藝者往時深川之妓則鬻之以二通證書而許兼賣色藝者也謂之女郎藝者而可柳橋之妓賣藝者也非女郎也而往往賣色者有焉何也以有深川遺風然耶而深川則公賣焉此則私賣焉公者常而易為私者變而難為是其所以不同也凡人嫖女郎也可以與睡招藝者也可以聽其技而不與睡矣而與其不可睡之人睡使賣其不敢賣之色謂之轉焉按以使他轉移其定業若轉了躡伏不

動之石也或云轉推倒之意謂屹然執節者失所守而仆也未知孰當俟考證儒家之定說矣夫轉妓也似易而難似難而易何也彼所不敢賣而我使之賣焉犯公禁而為私姦其難一也我悅彼之容技則彼亦擇男子之才貌與女郎不論客之美惡而勉侍牀第者異矣其難二也彼所不肯則我不得強成事強之即去人家主翁於其婢亦然况水中浮萍無所適依者乎其難三也善哉俳歌者有句云萍花今日開他岸乃可以證是所謂似易而難者也彼亦人也豈無情哉我以情而遇以情而說彼不能不動矣其易

一也彼皆長于嬌絲淫哇之間慣於風月烟花之遊
與人家孃子深嚴自守者不同其易二也當今霄壤
間無男無女所好所欲者唯黃金而已一事一物縱
之則金衡之亦金金而不吝則除却王后節婦二流
之外何等女子有不到手者哉况貧窶鬻身如彼輩
者乎其易三也川柳家之詞云守宮讓效佐渡壞守
官俗為媚藥者佐渡壞謂金也亦可以證是所謂似
難而易者也知此三難三易之理者始可與語轉妓
之法已矣然徒知其理諳其法而無其具則亦難能
為焉轉妓之具有三曰才曰貌曰金而金為重矣其

徒有才貌而無金則計難得而施譬猶無器械而戰
必不克焉然有金而無貌則彼愛金而轉也非愛我
也金在則親金盡則離譬猶釣魚人餌竭魚即散焉
有金而無才則亦詐偽百出貪慄萬方我惜々焉而
不知唯欲充其意不久而財盡產傾而已譬猶喫鴉
片烟者甘其味不覺其毒遂以斃焉故曰三具不備
則雖知其理諳其法亦難為焉若夫兼有此三具而
能悟得三難三易者則當使柳橋一百餘名妓駢枕
戀死而已何啻一轉再轉也哉可謂風流壇上之飛
將軍紅粉界裏之活佛矣此是世間不多有之人請

評其次有金與才者雖無貌亦足以為一大快遊焉
有金與貌者雖無才亦可以得彼愛而為貴客焉無
金與才而有貌者無金與貌而有才者並是下等不
可為者也試鑿二者才者猶可為也貌者不可為也
何也曰貌死物也才活物也死物不能變而活物能
變焉夫無器械而戰其敗必矣雖然陳涉之徒鉏耰
棘矜起于草莽一朝打破彊秦三十六郡清太祖僅
以遺甲十三副興于北韃竟奪據支那四百餘州豈
非應變而動觀時而發遂成其志耶善哉子輿氏之
言曰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其如此則

雖無器械亦可以有為矣若夫遊客囊底二三銖金
亦猶清祖之遺甲陳涉之棘矜也若能應變觀時而
謀其功則焉知些々片金能使彼妓不敢說虛誕八
百話而誠意奉承一時轉來不待如深草少將九十
九夜往而挑之也哉而後益磨我才鏗銳我舌鋒使
彼所攫于外者以捧送於我則我器械亦可以大蓄
焉是謂之成功其如此則與彼打破三十六郡奪據
四百餘州其事雖有大異而其趣則一也呼之謂飛
將亦可矣命之謂活佛亦可矣是無他特以其才耳
故曰無金與貌而有才者猶可為也蓋此等評論為

有名技書發之耳及靛々折腰妓則一舉手而毬轉
 飴黏何有于講理說法乎哉嗚呼客之招妓者太多
 矣有聽技者有耀豪者有為勸酒者有為饗人者何
 必人人樂其轉者已矣哉而今反覆論說之者則非
 誨淫誘蕩之意也蓋柳橋所以致今日之盛者即是
 賴轉之一字耳矣故記其盛則轉之論說不能不審
 也讀者莫朝而可矣

人有長幼之序則妓有大小之別大妓即藝者而小
 妓俗呼謂御酌以其不彈三絃徒侍御杯杓也大妓
 之定價晝夜八銖若自辰及子乃或加四銖漏刻

間招之亦四銖小妓則其半也謂之半妓亦可客於
 定價外有投謂之花花之為言華也謂華其筵也花
 亦大抵四銖于大妓二銖于小妓衣服之制亦有別
 大妓曳衣于地左手携其衽行謂之左衽其帶全帛
 俗稱全帶者相衣白其襟小妓則褰束于腰而不曳
 帶之面背異其帛謂之合肚帶相衣紅其襟大妓所
 職絃歌也其技有長唄有富本有常盤津而清元居
 多而宴席上所彈者止于短哇新詞小妓雖有善彈
 者不許其彈以僭奪大妓之業也故皆學舞凡小妓
 不論年齒之先後必姉事大妓而大妓於船宿女將

亦必以姊稱之蓋酒席上大妓彈而小妓舞可以備觀也而小妓之舞大妓之彈有巧有拙不可一同視也蓋十個中巧者三拙者七美者多拙醜者多巧醜者以手謀活故專攻之美者以面謀活故踈于手客亦取面者七而取手者三故拙者多利巧者少利而有技色共下而亦能活者可謂奇矣余嘗質于友人以此奇曰聘妓以技與色耳若兩失之則何所取不若在家弄婢子不須費財友人哂曰吾子知其一未知其二者繁華都內遊客幾許而人心各異有悅其色有賞其技有愛其氣有好其風者色與技固所重

也而妓之喜任俠而不吝其財重然諾而不辱其人者蓋室婦閨女所不夢視也姿容潔而粧飾淡進退動止不失其地言辭應對不曠其時則亦非妾婢所企及者是妓所獨有而他人無得而能者也容技兩空者之沽以此非耶余聞此解宿疑頓釋既而復生一疑曰藝者而無藝者猶有所取然世之儒者也醫者也亦是着者字之人儒而不知甲子六經為何道醫而不解素問靈樞為何方者亦徃々有焉此二者與藝者而無藝者一般是亦有所取耶尋思推究忽焉拊髀曰無有焉無有焉不須復質諸人也夫修身

齊家之講若無所用則不如彼短哇新詞以悅人耳
 兵補陽調陰之匙若不辨其治則不如彼鼓興勸醉
 之象撥矣可笑而已吁嗟濟世播教之士司命救天
 之人而却有愧于婀娜纖弱之女可勝哀哉聞曩時
 之妓往々巧諸技有吹笛過鼓者有善俳歌鬪碁者
 有以脚為舞以喉為簧者若扭戰則無一人之不巧
 今乃否僅撫三絃耳扭戰亦皆極拙至有不全解者
 而近歲拳戲若藤八來來三拍之手亦無不可抗對
 者云噫儒之於文章詩賦醫之於鍼灸物產亦皆無
 及古者就彼論此寔使人淚哉一哀一笑又一淚而

記之則非以罵人亦以自罵耳矣
 橋之南右折為同朋街乃妓之巢穴其北而裏岸南
 而廣巷櫛比而居街居有表裏熱者居表冷者居裏
 其為家貧富有差然不太異其趣外掩格子戶內安
 方火桶桶潔無塵鐵瓶攸駕鐵瓶濯濯暖灰鶴鶴妓
 在桶側於倦晝眠大抵妓皆驕恣懶惰斷不為女工
 調絃歌塗脂粉之餘才為一事然至拜祀神佛乃皆
 勤焉作棚設神位有金毘羅有帝釋天有不動尊隨
 其所禱而異棚上必安一莖金陽物而繫小繩於其
 傍柱拈紙縛之累々而下蓋客所纏頭挿諸帶歸而

裸其金拈其紙以縛之也謂如此則能招其伴其意
 蓋誇人以能售耳妓之事佛者倍於事神必主其宗
 祖而妓家十之九則日蓮宗也崇敬之牢固比常人
 贏一着蓋自己平素所為詐譎貪浬罪業甚重故欲
 假祖師之力死後不墮地獄而已余謂彼身即地獄
 別有地獄乎彼雖為日蓮宗而其魔方幻術雖耶蕪
 宗不能及也凡妓家有父者十之一有夫者百之一
 大騷妓與母二人而居猫若獨兒養一併三口而妓
 善狐媚母貉而衣猫也獨也必道母子皆吾換何獨
 獸視我也入獸之穴與獸狎者謂之獸亦可而為獸

者亦多哉客至老貉急呼酒殺談笑呈諛或贊客之
 服飾態度或說兒之戀々瞻望雜以家之窮乏喃喃
 喋々興熟酒酒乃促客上樓而睡樓則孃子粧飾之
 處奩具伍列若無樓家太虧便及客欲睡時老貉稱
 有事而出避之云蓋狎客在家則雖有他樓之招辭
 以疾若不在余友愛篁子嘗語余曰就妓家而遊適
 勝船宿酒肆之多費多眼然亦有所不是妓貪可忍
 而婆貪不可忍况有婆而帶妬者是最可怖者然不
 可一概論妓之引客於家有利其財謀攘却船宿而
 逞已欲者有愛其人欲不令徒失資於船宿而水締

好者而妓宅之遊比諸他樓費少而事密情濃而交
久矣可謂佳策故妓亦非洞察其人之身上意內則
不引焉而婆亦有貪不貪猾不猾之異豈可槩視乎
貪猾者多假母也否者必生母也而假多而真少何
也使我兒侍人杯杓承其顏色甚則使之與娼婦同
業寔所不忍非貧窶無為者不為也夫少艾而為娼
妓者老而不能守家事夫故又買窮人之兒使之為
吾舊業者有焉其他買女為妓以為生者甚多是所
以假多於真也假母之於客也禽視之以女為罔務
謀有獲真母之於客也或昏視之至徇情而遺利故

假者濫轉真者否二者之得失亦大矣蓋斯地異花
街固禁買女子以售故假者亦公言兒為養母出傭
酒家皆稱酌人一家畜數人皆以姊妹稱或異家稱
云大妓之年紀自十七八至三十小妓則十二三至
二十而自稱其齡常縮二三歲甚者七八人々皆縮
不知帶下蒙茸芳草一摩而判春色漸闌額端淪漪
微波雖慰覺秋風暗起可一莞耳假母之買女子為
妓也自幼養之則其價低而其期久仍教之歌舞製
之衣服至成立則可以擅利也其伎藝畧熟而年紀
恰好者則非二三十金而限一二歲乃不能得焉或

半價買之鴉母與妓中分其利者謂之敲今如此者
鴉母客視之妓亦不母事之也凡客贖妓而為妻若
妾者其價從其姿色技藝與冷熱而軒輕多而一百
金寡而二三十圓至權貴富豪不論其計而假母貪
恠無厭而真母否以情故也曼翁板橋雜記云親母
則取費不多假母則勒索高價人情無東西可知矣
親母或併其衣服器物亦送之至義母則剥其皮裸
而沽之故真猶可愛而假可最惡也况乎假者不知
其誰氏女乞兒之兒耶抑王侯之種耶贖之為妻妾
何等意思傳云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噫彼徒果能

卜之數齋戒沐浴卜諸家廟則禮也懷二十四錢走
問柳原嚴君平亦卜也余嘗見一卜者為人筮贖妓
遇蒙 ䷃ 之 蠱 ䷑ 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死攸利
此其不久而奔乎蒙昧而不明也蠱壞而有事也不
明以信其欺壞則生變况此女唯利是視豈能守家
以終乎余後傍問曰此女子其種貴賤如何卜者曰
坎為馬巽為臭艮為毀折不知個是那處臭馬骨少
頃回首曰坎正北方之卦也此是小塚原上之馬骨
而已余聞而大笑退而竊疑彼徒費財狂奔而贖此
馬骨不知何等所用既而讀本草云馬骨辟瘟疫氣

盛絳囊佩之男左女右始悟馬骨亦有所用昔郭隗
告燕昭王曰古之人君使涓人買死馬骨五百金然
則彼徒所贖馬骨價百金豈為高價哉豈為高價哉
酒樓船舖之招妓也非直命妓宅而迎馬命妓之家
二戶有焉曰岡崎屋曰立花屋共在同朋街即芳原
郭內稱見板者聞芳原出妓之家書妓名於小板揭
之有娼樓之招則見其板而出之故謂之見板柳橋
之地與花街有別其舊制呼大妓稱酌人小妓稱給
仕三四年來小妓揭名亦濫稱酌人而給仕之名竟
泯矣然至藝者之稱不能僭奪也故岡崎立花二戶

亦不得稱見板蓋名否而實同者也其業養備奴都
俗稱人宿者故又有飛脚屋之名蓋養人以給妓之
後价岡崎立花合三十人許其他雖有業焉者亦微
酒樓若川長柏屋亦自養奴而所專業焉者二戶而
已妓及酒樓船舖皆呼二戶為箱屋呼其奴曰回箱
又曰箱北里歌妓使奴負三絃以箱故有箱屋回箱
等之名斯地之妓不得公携三絃箱皆以袱裹之併
更衣負之故三絃皆接莖也而箱名徒傳稱耳蓋箱
奴陪妓妓得一席價而予百五十錢小妓則二銖而
一百錢一人陪三四名則勞同而利多故不憚後少

而喜後，衆酒樓船舖招妓，其樓命岡崎，其樓命立花，各有所定，屬於奴亦皆有愛惡，其奴淳良，其奴饒舌，品評而使之，妓亦然，最負各異，奴之陪妓也，將彈絃則為接莖懸線，方更衣則為熨裳飲帶，與傳母一般，遇雨即歸，取傘迨暮即走，照燈東奔西馳，亦唯命而妓有狎客，奴必識之，如此者，客亦愛而暗之，妓亦親之，倍他，否則揚發其密事，罵詈不可沮，最負之異，蓋因之歟，噫，夫農者邦之本，工商雖賤，皆有業矣，牛也馬也，亦資運輸，負重度遠，皆為人用，狗吠盜，貓捕鼠，亦各有職也，奴輩果何為者乎？七尺之軀，于德之髯

而甘為賤女子，役結鞵理屐，以媚其意，僅利數百錢，其辱何如人而殆，不若猫狗者，余想奴輩死而入地，獄雖欲為牛首馬頭之鬼，亦當難焉，可憫哉，狎客之直遊妓宅者，奴輩靡由獲利，故皆憎忌之，而狎客若舟行，拉妓亦有不倩，奴者云，蓋酒樓船舖招妓，指其名而命，則奴走其家，否則奴輩之趨向而出之，故奴亦不為無威福也，余讀稗史，往時名妓與奴私者頗多，而今則亡，唯有周令窮困，欲賴奴力出售者，而與之私，則衆妓嘲之，謂茶人其甘為茶人者，則以惠禮茶也。

妓之不遭招而在家謂之磴茶未知何典故疑其閒暇無聊可以擁白磴茶之謂耶柳柳州詩云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其事雖不同趣亦似者熱者春夏盛開之候則一月出五六十席雖及三冬磴茶甚希矣席價謂之玉玉之稱根于北里北里之娼記客數者呼謂玉薄此亦傳稱耳妓等每相問本月獲玉幾顆曰三十曰五十競誇其多皆欲玉而忌茶俗稱侮弄人曰茶之蓋原于此歟冷者盛時猶患茶况寥索之天則至不能糊口故秋風一起皆鎖戶晦迹而去迨花笑柳眠之日復出而售土人稱此輩

為外被妓外被之為物暖則脫冷則着彼輩與此相反故云此地之妓春夏則有百餘名而秋冬則減其半以有外被也外被之外有鷓鴣妓此則不揭名而售技者妓等不齒也鷓鴣水鳥出沒波間而食魚者以彼亦出沒于正妓間而謀利故命焉蓋妓之揭名捧饗金於閭中伍長輩若干及酒樓船宿箱屋亦有所贈加以服飾之費算非三十金許則不能故為鷓鴣者亦多矣妓之名聲大鳴者一歲所得超一百金若宜富然而皆窮乏其故何也雖有所取亦有所出所得一方而為己有者三銖而二季五節亦有所為

奪自家飲食比常人亦太奢况身上之衣帶乎簪釵
 乎費于履費于悅費于紅粉所費至多於所得故妓
 家不借人財者鮮矣凡妓更新衣有定期春首也上
 巳也四月朔也端午也五月念八日也天王祭也七
 夕也九月朔也重陽也蛭子祭也而中等以下不能
 必歷更此期其俗端午着單衣而念八日之夜例張
 烟火戲於二州橋南謂之開河是日始着縐絳與常
 人家端午已着絺綌異制馬妓之製新服也衣一襲
 帶一條內衣稱長襦衫者一領此以深紅色為上乘
 春色稍謝者白之為可用間色或續畫之者却覺無

風致小妓則別製腰帶皆有更衣一具酒間必起更
 之故一新衣服其價豈啻五七圓金雖典舊而購新
 轉表而為裏其費亦大故各擁狎客以逃斯勞若夫
 狎客則不得傍觀而不接其費也板橋雜記云衣衫
 皆客為之措辦巧樣新裁出於假母衫之短長袖之
 大小隨時變易見者謂是時世粧崇禎距今過二百
 年地之相去數萬里而風情酷肖可謂奇矣而近時
 服飾之美月加歲長至今春殊甚大妓之飾迥出命
 婦孺人之上小妓亦僭擬大妓頭上簪釵玳瑁燦然
 至大妓更揄玳瑁長筭蓋妓揄筭則北里之制而他

方之妓不得爾而華奢之極遂至不為其所不得為者則不已且他妓在客席唯歌舞耳不能若北里加之以鼓以笛也而今茲春夏之際一妓過鼓於柳橋北岸某樓而有船宿爭擾之事芳原人聞之責其僭業併刺服飾過度諷之官間長等恐令妓節其服飾帶不許用金線徹其筭併減簪鈿之數若小妓唯許挿銀釵一枚且禁初更後應客招蓋防私事也客之遊芳原者先來柳橋而飲拉妓而赴北郭一再宿者亦多北郭人常憤柳橋妓私事漸盛有害于我也責搥鼓華飾之際遂立其制妓之舟行送客者僅得至

三谷溝而不許入郭云頃歲北郭日冷柳橋日熱憎妬之積計至若此固宜也而衣服之華夜深之招禁出僅二三旬而又復如故是則非妓輩不畏官而自恣也蓋大都繁華之勢所以使然者豈得遏止焉哉俚語云女郎之赤心鳥柳之方形必無焉若有則晦夜亦出圓月矣嗚呼娼妓亦人也豈無赤心乎但浸于鄭衛風聲之中熟於詐偽貪猾之事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至如此耳然歌妓與娼婦自有間也妓之有氣概而不喜斌媚淑良而不好淫蕩者往々有焉何得不檢其實比諸晦月方卵乎然妓之淫蕩無藉

愛俳優者而費財喜防火丁而託身竟私奔而壞了
一生者固多矣世人徒見有斯輩而不察淋行偽才
絕勝如妻悍妾者在于其間也亦宜矣蓋取絃歌之
趣杯杓之歡則非大妓不可若論其材質必欲求淋
良者則宜擇小妓小妓質美而年十五內外其漆醜
習未深學詐術未熟而未破瓜者亦有焉多情之客
若能梳攏得之則可謂花柳場裏之至樂也其懷之
以情激之以義則竟無生貪冒反覆之計必矣而大
妓易轉貪故也小妓難轉不貪故也或曰小妓少趣
大妓多趣是言至當然徒取杯杓上之趣亦何用論

赤心之有無哉取興騰歡洽而足矣世人論赤心則
其意在枕席上耳若然則非淋良者不是如淋良者
則可求諸小妓不可求諸大妓也且况既落手小妓
亦不出三四年為大妓則杯杓枕席豈不兩全乎余
哀風流子弟不擇其人而舉事一敗塗地歡暫而孽
長財竭而名壞者戲書之以眎情痴者亦是一婆心
而已金陵名妓李十娘語余澹心言曰兒雖風塵賤
質非好淫蕩者流如夏姬河間婦也苟兒心所好雖
相莊如賓情與之洽也非兒心之所好雖勉同枕席
不與之合也噫柳橋之妓夥矣若深求之則無一人

彷彿十娘者乎哉
開府以來都下名妓容姿絕倫技藝畢給而傳名
史留迹演劇者亦無算焉今則否彼此伯仲一無超
群拔萃人出於其間矣而現今猶可稱者獨三州橋
東之阿菊也彼雖非有傾國之色絕世之技以纖々
女手之力大營巨閣高樓于墨水之西扁曰有明樓
有明之名頌播都內豪士冶郎無不一醉於此樓者
如川口平岩二樓稍就其下而彼以女圭圭之其狹
氣才力亦似可取雖有所倚賴而成此計然非尋常
折腰妓所企及也其他未聞有一女子能超乘於此

上者柳橋之盛也至矣何無一人才氣雄拔鳴名于
都內者乎余曼翁列金陵珠市名妓作其小傳佳人之
跡百世不朽余今欲記柳橋紅裙以準擬之而未
詳有一個行實可記者乃徒列所聞之名十之七八
于左而已後之情痴如余者若索其事作其傳以繼
曼翁之舉則有一以使脂粉色長不朽一以可徵斯
地繁華於後日者矣所列於此者不關容色之美醜
技藝之巧拙隨聞乃記阿一阿三阿金阿榮阿幸阿
弓阿豐阿兼阿文阿紺阿花阿竹阿里阿山阿六阿
百阿萬阿久阿鹽阿梅阿大阿濱阿紋阿玉阿蝶阿

琴阿德阿常阿柳阿綱阿植阿相阿緝阿縫阿鶴阿
 華阿篔阿歌阿芳阿時阿線阿半阿蓮阿元阿滿阿
 國阿龍阿浪阿雪阿色小勝小春小繁小鶴小萬小
 蝶小花小照小德小鐵金八久米八米八玉八富八
 竹二菊二駒吉榮吉常吉長吉米吉三吉甚吉龜吉
 倉吉春吉淺吉斧吉梅吉美代喜久喜佐佐濃伊嘉
 都和延玉伊呂波豐美佐等大妓也阿中阿清阿赤
 阿花阿里阿藤阿奴阿歌阿龜阿吹阿房阿豆小糸
 小芳小玉小金小路小緋小冰小藤小鳥政吉久吉
 三吉千吉種吉里吉駒吉八重勘八權助金太郎等

小妓也蓋其優劣等級則人々見得而別矣安得私
 斷其品評乎將來若有作其傳而晰其迹者則評論
 自有所定矣

此編成于己未仲冬故列於此者皆戊午己未間
 之人而若阿兼菊二小照梅吉者數名皆小妓至
 今茲庚申而為大妓者及米八延玉之徒亦皆新
 揭名在今年者此等皆係庚申新秋追補而記焉
 而若金八常吉者其落籍在午未之際阿豐榮吉
 之輩亦今年從良此等皆存而不削也

吁嗟余記柳橋之繁華也說歌妓之遊趣也而徒鑿

其隱事露其醜狀是何等，叙風景可謂令古無情人也。其獲罪于才子佳人，亦可知耳。然余竟非真無情人也。極多情人也。多情而為無情之言，乃亦有所思也。有所思也，夫多情之事，何可與彼，強々之徒，語哉。風流之遊，亦何得與彼，齷々營々之輩，偕哉。其可偕可語者，則唯天地間第一等達士。古今來第一流才子而已。達士也，才子也，安可多得焉。故為此無情之言，以欲使彼，蚩々齷々者，能悟外面菩薩，內心夜叉之理。而知見為極樂世界者，即是無間地獄。而一旦幡然，翻了其流連耽溺之念，以得全其身，保其

家耳。矣。雖然，浩々宇內，豈無一个達士才子乎。若使此編，誤落其人之手，乃亦將目余以蚩々之徒耶。余亦當何辭以對之耶。夫風月之情，事花柳之遊，趣似痴而不痴，近俗而不俗，其訣在自得之歟。至偷香于蘭菊之叢，竊珠於瓊瑤之淵，則雖非周孔之遺訓，亦焉可得瞑目。張髯勃々爾而遠之，若暴慢鄙倍哉。若使人臣如謝安石，談笑中能挫百萬疆寇，以存社稷，則足矣。何得可，否其東山之遊，嬉乎使文士如白居易，易博識宏辭，名照史籍，詞賦傳於海外，亦足矣。於其不能忘情，何有所損乎。今之君子者，其論太緻，其行

太綃而未嘗知風流情趣為何物而又不辨悍婦驕
妾之害甚過於嬌歌妙舞之人也故閨帷不修而却
為蕩子冶郎鄙笑者亦多矣哉夫花柳之遊其來也
久矣故名妓艷姬之跡與英將忠士同傳千載者無
慮數百名非有多情人記而存之耶蕪小小之心與
西陵松柏表貞毛惜惜之節與淮海波瀾爭清綠珠
於崇不負其恩紅拂於靖真知所奔楚蓮香坐卧也
蜂蝶慕其香風高玲瓏唱詩也其音定玲瓏顧媚之
迷樓巧迷了詞客薛濤之彩牋能呈彩于書閣如葛
蕊芳之烈操李湘真之雅致則全然不似女子也我

邦徃昔所謂白拍子者亦妓也若千手鼓琵琶慰重衡
於羈館靜女奏舞不屈賴朝于幕府皆是千古之情
事百世之雅談使聞者恍然惘然神飛魂颺而涎其
美泣其情者世滿人觀風致如是者今也則亡雖然
人性無古今人情未變木石今之才子佳人亦猶古
之才子佳人耳至風月花柳之遊則豈無彷彿徃昔
者乎若夫春風解凍宇氣漸佳江東莊々之梅南枝
北枝齊開携窈窕于暗香間擁娉婷於踈影傍紅裳
離披奪花神之魂髮鏗鏘和鶯兒之簧買醉柳島
取興墨塘况又桃紅李白爛熳之天別現出一簇櫻

雲江流逾碧，膾殘閃銀。金樽醉夕，蘭漿泝晨。大妓五
六人，雛妓六七人，左提右挈，春服競新。加有鬪花拾
翠之嬉，風詠而忘歸。雖不知夫子之與否，而優點也。
為兵鳥兔疾奔，三春樂事，倏忽如夢。裏觀綠樹滿園，
子規啼雨，談昨遊于綺窓，說蓄情於幽宇。嬌悶數句，
梅霖方罷，恰是開河烟戲之夜。二州橋頭，萬之茶肆，
千之酒舍，新帘齊颺，彩燈相射。東船西舫，柁擊擢摩，
數里大江，不見一碧波。或放館舫于中流，擬漢武汾
河之遊，或輕舸尋絃歌，去恍有香山潯陽之愁。絲竹
徹曉，談笑無歇。橋下洲外，涼颼砭骨。城中三伏，熱不

覺為何物，身清心爽，真是伴嫦娥入蟾窟。博望仙槎
未必向天河發也。七夕星會之夜，柳橋乃人間烏鵲
橋。織女善彈，不暇織雲綃。牽牛賣牛而飲，酣醉連宵
連宵，合歡不似天上，一歲一會，期太迢也。况乎中秋
天朗氣晴，有登樓逞興之庾公，有泛舫嘯歌之袁郎。
月逾白，風逾清，加焉芳醕佳藪，加焉嬌絃哀箏。塵尾
松下繫纜，而酌百本。杖邊鼓柁而行，既而秋光漸老，
霜氣淒涼。訪菊于澤東之園，觀楓於真崎之莊。隱逸
之花，視為富貴，相停車帷中，見顏如舜英。迨三冬寂
寞之候，則俗子僮父履跡已絕，而得意之遊可以作

也。陋妓拙孃，售技方息，而至情之事，可以適也。風凍
霰濺之夜，綺樓有春情夢正，暖酒氣常薰，不知二州
橋上月影，東殺人。余疑孫臨定情之歡，韓香謝客之
親，必在斯辰也。天明，兵犀瓦皚然，於是乎注酒於瓶，
安爐于船，以為墨堤觀雪之遊，豈有興盡而還乎？至
若年華將除，人情匆忙之際，迺別開分歲之宴，豫締
春遊之契，吁亦快矣。余忖度千古才子佳人之心想，
像往昔，甘心得意之遊，豈得與此間有霄壤之異耶？
夫風花雲月之變態，絲竹肉之妙趣，一悲一歡，一顰
一笑之綢繆，可以詩也可以畫也。雖然，亦焉可與彼

蚩々齷々，徒揮其財，而炫豪，不問其趣，唯美是誕者，
語此等之事乎哉？噫，後之才子佳人，以余為無情人，
耶抑亦以為多情人耶？戲記臆語，以問焉。若夫山川
風月，綺羅絃歌之遊，多々益善，豈有盡于此哉？况其
妙，籌竒訣，則在人々々，腔子裏，而存焉。寔非筆墨所得
而形狀也。噫。

柳橋新誌終

附錄 劉仙客所著算法珍書第二帙所載

何有仙史嘗著柳橋新誌全篇六千七百廿字
字々金玉盖仙史之著此編也所費不下貳千
金設如有人以二千金買此編不知一字之值
幾何錢求之術如左

一金即一兩通作六十錢置六千七百廿字

為一率以二千金通銀百廿貫又為二率以

一字為三率求得四率應問

答一字之值銀十七分八厘六毫有奇

明治七年四月刻成

京橋銀坐三丁目

發行書林 山城屋政吉

